

75  
1945-2020

# 丹青世家章民生

## 香港 60年届 阮衍章 (上)



章民生近照



章民生代表作之一

我小时候喜欢画画，(小人书)看多了手痒痒，跃跃欲试，于是关起门来，搜出母亲的搽脸粉饼，掰成碎块当粉笔，在桌上涂鸦。后来在新华中小学校参加出黑板报的工作，偶尔还绘上几笔，但苦于没有画家指路、培训基本功，顶多向同窗学友偷师，所以并无什么长进。

章民生是我偷师学画的对象之一。少时我爱看《世界儿童》、《中学生》杂志其中不乏有填色、教画和登载少年绘画作品，我常依葫芦画瓢，而那时章民生已是绘画园地的“小画家”，登有“飞鹰”、“皱鸡”、“奔马”等习作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出身于画师之家。父亲章白华早年开广告公司，

转绘电影海报，与当年名噪一时的李曼峰及温悲、杨权昌先生世交，常来常往，民生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，耳濡目染，本来就有画画天份的他，经画师的指点、训练，很快就上手。他回忆小时候偷偷地在他父亲的电影海报上画上几笔，被发现了，非但没被责骂，反而鼓励他画画。

李曼峰先生来做客，章父叫民生把练习的画作拿出来向李叔叔讨教，民生还记得李叔叔说的一句话：“睁眼看细部，眯眼看整体。”在学校他又受教于美术老师李秋霜、丁竞修老师。可以说在他启蒙阶段，已如幼苗得到园艺师的倍加浇灌、施肥而冒尖发芽，茁壮成长。我则似荒地一株草，没有甘露滋

润，终而一事无成。我真认识章民生倒是考进巴中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虽不同班，却是同届同在下午班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正巧又在一起办黑板报。每每出报，我缮写，他插画。不知我在新华当缮写员的一段故事如何外泄的，一进巴中便被吸纳为黑板报的成员。民生自不用说，早在初中，他这“画家”的名衔已路人皆知，无人不晓。在黑板报上画画，自然驾轻就熟。记得那时，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拭抹上期黑板报的内容，拉线划版位、分栏地势，多半见不到民生的身影，待写得差不多了，他才姗姗来迟，慢条斯理地抽几根彩色粉笔，在水泥地磨平个斜面，削尖了笔头，只见他用粉

笔斜面着色，以鼻尖勾勒细部，左一笔，右一铲，只消一会儿功夫，就把他打好的腹稿搬上黑板预先留给他的报头；文字篇幅的题目框区，画店小饰物作题图，篇末开窗口位或补个小朵花点缀，或画个花边加以分割、美化。末了，他退后几步，拉开距离那么一站，眯着眼一瞄，眼看新一期黑板报问世了，便觉大功告成，拍拍手上的粉屑，捡起书包就走了。清场、收尾工作向来没他的份儿，全由我们经手。

有的人学画、练琴是被家长“望子成龙”或留多一样“一技之长”的思想逼的。民生画画却是发自内心的兴趣、爱好，手一不动动笔则觉奇痒难耐，画瘾一上，就是在上课时，他也会开小差，堂上“写生”，时而绘画老师台上板书或将可用手比划的姿势；时而速写邻桌同学张口入神听课的神态，再不然，弄个恶作剧，把式的特征夸大而勾勒出漫画丑图，送个译名“一撮毛”；给善跑名将的女生画个“猪蹄儿”，戏虐为“诸脚”，不料此雅好流传至今还没被人淡忘。

当年略微注意美术界带动台的，想必对李曼峰先生的大名并不陌生，他是印华美术界的多产画家，

素描、油画，甚至国画样样都画得，尤以写实而著称。记得1957年在南洋大旅馆迎宾馆举办中国旅行写生画展，展出不少中国观光作品，再现祖国名胜古迹，反映工矿劳动生活的场写真，好评如潮，连苏加诺总统也选购他的一帧展品。

民生得到李曼峰先生指导颇多，受其影响也很大。尚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参加印尼华侨组织的椰城青年美术研究会，与一群爱好者进行户外景物速写，室内模特儿写生，后来更加入了由李曼峰先生为主席的印华美术协会，那时候已有习作参加展出。例如《风景》、《小贩》、《钓鱼》等，用色明朗、奔放，人物明快、动人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一位印花社会画匠，光靠画广告、海报，收人还不够一家大小七口人糊口，后来章父不得不放弃丹青生涯而改行几个女婴铁床、门簾生意。因此，民生常听父亲教诲：要学李叔叔那样(李曼峰先生留学荷兰，专修绘画艺术)有朝一日越洋深造，学得一套本事……少年民生早已树立了献身艺术、服务社会的远大志向。

1960年的回国浪潮中，民生和一批雅华回国同学会会友早我